

◆东敲西击 俞可

◆书人书话 王贤根

◆海上飞花 海飞

◆笔走万象 子薇

以女性之慧还小康之愿

“这次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第三届年会,我也想观光;故不远千里地从浙江赶到上海,决于七月二日附赴会诸公的车尾而行。”

在这篇刊于1924年《时事新报》副刊《文学周报》第130期的《旅行杂记》,朱自清展现一段神奇之旅。文章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殷勤的招待》写上海车站两位特派招待员接洽,第二部分《躬逢其盛》写政客莅临与军警护驾,这位散文家以辛辣笔墨极尽揶揄。身为上虞春晖中学国文教员,朱自清在国语教学组旁听社员辩论学校国文课采用“她”字的提案,便写下第三部分《第三人称》。“在讨论时,很有几位英雄,舌本翻澜,妙语环涌,使得我茅塞顿开,摇头佩服。这不可以不记。”

带着观喜剧的心态与会,满眼便为一幕幕闹剧。

中华教育改进社绝非清谈馆,在朱自清参加的第三届年会还举办国内史上首次全方位展示教育发展的全国性展览。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国民政府教育部主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赞誉该社“对于中国教育之改进,功绩甚大”。

经五四运动洗礼,新青年呼唤新教育。然“今之所谓新教育者”“如临百戏斗巧之场,如人万花争妍之圃,前瞻后盼,耳目眩昏,诚令人昏迷颠倒,莫知所始从也。”在1919年第一卷第四期《新教育》,教育家姜琦写道:“新教育之对于旧教育,非破坏的,乃改造的。”

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1921年12月23日,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合并,由此宣告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蔡元培、黄炎培等九位贤达出任董事。至今适逢百年。在首任主任干事陶行知心中,创建之日乃“中国教育界最可乐观的一个时期”。

回眸历史,最可乐观实为其普及教育之壮举。

在1923年8月26日举行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上,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诞生。力邀各省代表共同见证这一盛况的是一位女性——朱其慧。这位被袁世凯盛赞为“名门淑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具备”的名媛亲任董事长,聘陶行知为董事部执行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

身为袁世凯政权“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力促其夫君担纲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之职,并创设女子教育委员会。在社务报告中,陶行知赞誉朱其慧“热心办事,踊跃助捐”。1922年社费实收21000大洋,朱其慧一人独捐5000大洋,且为发展女子教育专用。

朱其慧虽“为缠足妇女,……登台演讲历数小时不倦,与会者……对之莫不敬敬”(晏阳初语)。她奔赴各地考察,激励大众学习,谋划办校方略,“识字运动可谓盛极一时”。她“目睹成千百万老弱的平民,都变为不瞎、不聋、能读、能写的学生,即发下宏愿,誓为平民教育事业终其晚年”(晏阳初语)。

该会对当时整个中国扫盲运动的示范效应尤其体现于教材。自主编写出版的《平民千字课》《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农民千字课》引发洛阳纸贵。千字课共4册,每册24课,每日(周日休息)授课1小时,每小时授1课,每月1册,4个月即可毕业。熊希龄曾吟诗赞赞爱妻:“平民广教育,千字医文盲。普度及众生,其泽弥宇宙。”

因抵制袁世凯复辟,不忍目睹国事日非,熊希龄1916年归隐山林。朱其慧亦忿然抗旨,严拒袁世凯任命其为“官中女官长”。翌年,顺直洪水滔天,淹没103个县,635万灾民流离失所,弃儿弃女遍野。为收养难童,朱其慧力荐身为京畿水灾筹賑联合会会长的丈夫熊希龄开办慈幼局。1917年11月20日,慈幼局在北京郑王府和府右街培根女学校分设男女校址。夫妇俩经由总统徐世昌,力促逊清皇室内务府拨付闲置的行宫香山静宜园。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今北京市立新学校)正式成立,以“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于社会”为宗旨,奉“勤、谦、俭、恕、仁、毅、公、平”为校训。

1931年8月25日,这位“中国平民教育之母”突发脑溢血离世。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景慧堂,“并在实验地区设景慧学校,永留纪念”(晏阳初语)。熊希龄悲恸欲绝,毅然捐出全部家财设立“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下属慈善教育公益机构均冠以“昭慧”二字。“昭者,吾母吴太夫人之讳也;慧者,吾妻熊夫人之讳也。”设基金社以永续亡妻未竟之志。何为未尽之志?《祭朱其慧夫人文》便是答案:“平民教育,尚未完成,慈校经费,尚未增盈,此皆君之所眷眷,无时不居转于心灵。”

女性之慧,既可显现于相夫教子,亦可勃发于济世拯民。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百年前的这个她,穷毕生之力诠释一个“慧”字,以还神州平民小康之愿。

十年一觉故乡梦

《义乌军事文化略述》后记

记得那是一个秋雨潇潇、凉爽宜人的下午,我怀揣对戚家军——义乌兵素材的热切期盼,走进义乌市志编辑部。当时的主编吴潮海说起正在组编一套义乌文化丛书,其中有关义乌军事文化这本书,找我是最合适的。

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创作侧重与计划,而我的侧重是报告文学与散文,军事文化是条漫长的历史江河,对它的寻找与探索,是个军事求证与理性思考的过程,既要有军事事件与人物形象的描绘,又要有文化沉潜的思索与阐发,起步史料的收集和创造性的梳理,就有一定的难度。

到了2015年春我回故乡时,这书作者的选择,还是空缺,而其他几部文化选题的作品,有的已经出版,有的已经成稿,我体味到故乡朋友此时此刻的心情。他们说,还是您来写吧。

对于军事文化的思考,不到一定的火候,是难以熔铸出见识与思想的。如在这点上没有相应的高度与深度,再多的事件与人物,也只是一身骨架一身肉,精神与灵魂才是军事文化之本。



在近四五年的生活与写作过程中,我已有心收集义乌军事文化相关的史料和故事。即使不为这写作,对于故乡的深入了解和理解,于我这个从我一生的军人,是感情的一种纽带,又是从事军事文学创作的一份养料。故乡是我文学创作的根脉。

在与市志编辑部朋友的交谈中,他们觉得我已经掌握了不少素材,恳切的话语,热烈的气氛,仿佛让我进入了这个角色。

我佩服故乡人的谈话艺术,一顿拍举将我烧到了这个题材的砧板上。好在他们对我是一往情深。

历史与文化是有生命的。

地域的志士仁人,军事文化的倡导者、开拓者、传承者,在国家与家乡的前途与命运攸关的重要时刻所展现的精神与品格,正是民族脊梁的体现。他们的英勇、激越、悲壮和从中阐释的智慧、胸襟、抱负,正是浩然家国情怀的明晰解读。

我是在他们的精神与品格的感召下,继续深入地采访和研读相关书籍和文章的。我清醒地感受到,我是站在这些有学问有见地的作者和知情者的肩膀上,纵观几千年的义乌军事文化史的,没有他们,就没有这部书稿。当然,在许多问题上,我有我的认识。江河之水有源,源自先人,源自这些作者的著作。我感谢他们!书目和文列入书后,有的就在书稿中引用并说明。这也是文化的力量。

初稿写出已五年,个中的周折与思绪,一言难尽。去年底与今年初,高中时的老同学、市志编辑部副主编施章岳两度来电话,他代表机构整改后新的部门催促我修改此书稿,热切的诚意,令我动容。十年一觉故乡梦,这种难舍的情感,促使我放下手头的写作计划,提起精神,重新回归往昔的一些思考,打理起一些新的想法,于是一笔一画地又一遍书写在方格纸上。

这是一个缓慢而又慎重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是借用纪实文学的某些手法来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想以此增强可读性。义乌军事文化实属漫长、丰厚的历史现象的积淀,详尽的叙述,该是部厚重的著作,而我在此,仅仅是略述而已。对于军事文化的阐述与理解,也仅仅是一孔之见,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由衷地感激市志编辑部的诸多同仁,他们的信任给予我强大的动力;他们提供的宝贵材料,为我的落笔铺下坚实的路。尤其是赵晓青老师,对我的第三稿,提出了准确、中肯的修改意见,让我的心里明亮了许多,由此删去两章,其他章节的叙述淡化了历史事件、人物的细节和文学色彩,论述虽有调整补充,仍是我的薄弱环节。所以,书名为《义乌军事文化略述》,以述为主。另外又想,还是让事实去说话吧,事实胜于雄辩。感激施章岳副主编对太平天国论述的点拨,我在修改时删掉一节,其他文字表述也相应作了调整。由于我的军事理论水平有限,对文化的理解仍是肤浅,书稿肯定存有不足缺憾,敬请读者指正。值此,向为义乌军事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贤和祖祖辈辈有着光荣传统的义乌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杨浦区龙江路75弄

1980年代的无数个寒暑假,我是少年,从诸暨来,瘦骨嶙峋,没出在杨浦区龙江路75弄。

所有的风恣意而激荡,新鲜甚至充满黄浦江的腥气,并且吹起我十来岁干燥贫瘠的头发。我愿意四处游荡在附近的六大垵和八大垵、沪东工人文化宫……我的身体充满着使不完的劲,我的眼睛像侦察兵一样观察着四面八方。我去过摆渡的江边,去怀德路和许昌路闲逛,我简直无聊透顶。每一个夏天睡不着的夜晚,我偷偷起床,开门,手中拿着一根短棍,沿着28路的主向,从许昌路站向提篮桥站出发。短棍划拉着高大围墙的墙体,发出突突的声音。路灯光照着蝴蝶牌缝纫机、飞跃牌电视机、凤凰牌自行车的巨大广告牌……

这是一个睡不着的少年,十分热爱着上海的气息,也热爱着狭长如裤带的弄堂。

龙江路75弄简陋粗鄙得像棚户区。我外婆家的门牌是12号,我十分后悔,老房拆迁的时候没有把这块门牌号作为纪念收藏起来。弄堂里住着扬州人、绍兴人、南通人和宁波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操着各不相同的口音。在弄堂的东边,有一个痴呆的小伙子,粗壮有力,一年四季全身赤裸,拿一双呆滞的眼睛看人。后来他失踪了,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是被谁带走的?还是自己把自己弄丢的?弄堂西边的第一间,住着一个脸上全是小坑洼的年轻人,也许

那是青春痘留下的疤痕,我经常看到他站在小方桌边,神情忧伤地拉小提琴。他一个人生活,没人知道他的家境,只知道有一天他从外地来到弄堂,打开了这扇门,走进了积满灰尘的房子。据说这是他孤身一人的姑妈留给他的房子,还有我外婆家的隔壁,住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的父亲鼻子上有个黑痣,所以我们叫他黑鼻子。黑鼻子对人友善,但是对女儿管教很严,不允许漂亮的她去参加厂里的文艺晚会。后来黑鼻子车祸死了,我们谁也没想到,他的身份竟然是一名便衣警察。

75弄最美好的记忆,都属于我。我去公共自来水龙头淘米和接水,我戴上红袖章,替外婆执勤,傍晚的时候摇响铃铛,穿行在弄堂,吆喝着“关好门窗,小心火烛”。在让自己显得十分忙碌这件事上,我十分卖力。舅舅龚金喜,上海自行车三厂年轻的热处理车间工人,他订了《新民晚报》,那时候这份报纸瘦弱而单薄,一共才四个版面。我能看到同样年轻的女邮递员送报纸的时候,牵着自行车一路向前,脚步匆忙,十分麻利地把每户的报纸从报袋抽出,像飞镖一样扔向门板。报纸会顺着门板滑落,像一个惊慌的孩子,最后报纸到了我手上,我会急切地翻开,寻找副刊“夜光杯”……在弄堂里,我认识了对门7号的一对姐弟,他们的爷爷是绍兴人,不爱说话。他们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母亲是一家商店的营业员,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家干净而整洁。我还认识了15号的女孩,她们家来自南通,她叫我垃圾瘪三,可能是因为我来自诸暨乡下。她的母亲是一名教师……

少年的时光飞快地像一道光线。当我十七岁的时候,当兵去了南通。探亲的时候,我带着我的战友们晃荡进了这条弄堂,这时候发现,这条弄堂,如此狭长瘦小,装不下我摇晃的青春。

而弄堂附近,有一座新沪钢铁厂,产生巨大的粉尘和噪音。我只能望见高高的厂房,我在想厂里,藏着多少的秘密。我一直想要寻找这些秘密。后来我写下的小说《秋风渡》,女主人公解放以后就在新沪钢铁厂工作。六大垵堵场,被我写进了小说和电视剧《麻雀》中,那是一个地下党员接头的地点。我回忆着龙江路75弄的一切,并且写下了无数的散文。

2020年的某一天,我参加上海书展,突然心血来潮,出现在这块早就拆迁了的地方。现在高楼林立,但我能找见许多影子。比如以前龙江路的派出所,现在是社区办公室。我绕到了龙江路后面的扬州路,那儿的弄堂,保持着30多年前的模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用他苏北口音的上海话告诉我,这一大片的弄堂,暂时拆不了了……他加重了语气说,我一直在等待着拆迁的这一天。

因为等待,生命变得绵长而且更有意义。那我们又在等待什么?

我站在路口,看到了曾经的一座录像厅,那儿深埋着我少年的行踪。阳光刺眼,龙江路像一场若隐若现的白天的梦,或者说浮在我记忆中的海市蜃楼,依稀清晰,又万千感慨。

在庸常生活中翩翩起舞



渔歌摄

这些年,陈春明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已出版个人文集四本,主编文集亦有四本之多。近年,他又增添了一个新的业余爱好,书法。虽是乐在其中,却也是呕心沥血,于不断练习中咀嚼其中诀窍和门道,于不断求师中钻研其中技艺和精髓。学海无涯,文海无涯,书法亦无涯,通往彼岸或者说接近彼岸的小舟,无非一个字,苦——辛苦,艰苦,不畏失败,亦甜亦苦的苦。

前番收到他新出版的文集《轻舞飞扬》,便于业余时间研读起来。文集分四辑:行走,尘心,艺海,杏花。通过这本书的精读,对于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桐城是他的精神领地,池州是他的第二故乡;这么些年,他走遍池州山山水水,踏遍池州每一个角落。印象中,他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很用心,包括对待人,他的真诚真诚,总会带给他相处的每一个人别样的温暖。

第一辑,行走:一程山水,一程收获。这一辑,他写得很充实,也很扎实;从近景到远景,从人文到历史,他写得认真,写得深情。都说,旅游就是从自己看厌的地方,去住别人看厌的地方。我相信,陈春明先生不是。对于遥远的不曾去过的地方,他向往,他珍惜,他用心,他用情;美国作家福克纳一辈子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他那“邮票般大小的故乡”。于陈春明先生,那个生他养他的地方,那个他一直生活于其中的地方,至情至性的他,与那方土地血肉交融,他挖掘其间他人能看却不能言说、能言说却不可能做到的至真至察的酣畅淋漓的表达。

第二辑,尘心:赤子其人,赤子其情。闯荡世界的男人,内心深处细腻温婉的小情愫,读来,格外地打动人,会引发别样的感慨和忧伤。只是因为,那里有一份温暖在,有一份人人心向往之的真切在,如同草木的根须,丝丝缕缕地深入我们的脑海里,左冲右突,无法释怀。父亲,外婆,姐姐,同学方宗元,那些年客居他家的小苏,还有筑巢在窗外的小鸟,其中的很多篇幅情节,让人感念人间的真情真爱,让人感叹人生的无常,让人揪心于生命的脆弱如灯草,让我们读出了“珍惜当下,珍惜身边人”的感悟和警醒。正如他所引用的庄子之言,“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一书在手,直教人落下一捧又一捧清泪。

第三辑,艺海:爱其所爱,乐在其中。通过序、活动侧记、评论、作品研讨、大会发言等形式,他写黄复彩,写徐来光,写吴书囊,写李凤仙、鲍安顺、陈俊、光其军、汪梅珍、书法家韩立德,写痴痴追梦的文学爱好者农民王吉征。他敬仰名家,却不薄新人,并且,就我所知,一直以来,他努力地提携新人,鼓励信心不足忐忑不安的后来者。

第四辑,杏花,一腔痴情,硕果永存。为旅游景点杏花村的宣传推广,可以说,陈春明先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一辑里,基本上,他写的都是别人。

2014年,全省百名文艺家走进杏花村采风,应陈春明先生邀请,我在其中。如果没有陈春明先生的倾情策划、大力宣传,没有他广泛深厚的人脉以及对于地方旅游文化的痴痴深情,杏花村当然还是杏花村,只是大约不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声名遐迩、游客激增,或者,人气会低迷一些个百分点,谁知道呢?

所有的回望都有来路,所有的美好都有出处,所有的小景都有大美,只是,所有的所有,都离不开一颗心的专注,一腔情的泼洒,一双眼的努力寻找与发现。是的,我说的陈春明先生,他的仁厚,他的专注,他的情真,无一不化作春日细雨,惠风和风,在简单的生活日常里,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雅芬芳。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读陈春明先生的文字,所写所谈的,不过是些隔靴搔痒的感受;力求贴切,却未必能够;力求贴心,更是不大可能。尽管如此,我依然想说,这么些年过去,他的胸中一直跳跃着一团明媚的火焰,温暖别人,也温暖自己;照亮自己的前程,也照亮周遭的世界。



乐山摄